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十八回 狎客樓中教蔑片 妖媚門口唱楊枝

話說琴言病體懨懨，閉門謝客，只有同班中幾個相好時來寬慰。寶珠、素蘭又說子玉前日的光景，又不能常來看你，托我們傳話，千萬保重等語，琴言更加傷感。自患病以來，各處不去，怡園亦屏跡已久。奈其師長慶靠他做個搖錢樹，因其久病，不能見客，便也少了好些興頭。大凡做戲班師傅的，原是旦腳出身，三□年中便有四變。

你說那四變：少年時丰姿美秀，人所鍾愛，鬻開混沌，兩陽相交，人說是兔。到二□歲後，人也長大了，相貌也蠢笨了，尚要搔頭弄姿，華冠麗服。遇唱戲時，不顧羞恥，極意騷浪，扭扭捏捏，尚欲勾人魂魄，攝人精髓，則名為狐。到三□後，嗓子啞了，鬚鬚出了，便唱不成戲，無可奈何，自己反裝出那市井模樣來，買些孩子，教了一年半載，便叫他出去賺錢。生得好的，賺得錢多，就當他老子一般看待。若生得平常的，不會哄人，不會賺錢，就朝暝口度。一日不陪酒就罵，兩日不陪酒就打。及至出師時，開口要三千五千吊，錢到了手，打發出門，仍是一個光身，連舊衣裳都不給一件。若沒有老婆，晚間還要徒弟住宿。此等兇惡棍徒，比猛虎還要勝幾分，則比為虎。

到時運退了，只好在班子裡，打旗兒去雜腳，那時只得比做狗了。此是做師傅的刻板面目。琴言自去年臘月到京，迄今四個月，徐子雲已去白金數千，不為不多，是以長慶待琴言分外好。

若使琴言病了一年半載，只怕也要變了心，此是旁人疑議，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魏聘才進了華公府，滿擬錦上添花，立時可以發跡，那曉得進去了一月，賓主尚未見面。幾次請見，只以有事辭之，所往來交接者，皆不三不四的人。又有那一班豪奴，架子很大，見了居然長揖，公然上坐，所說的話，無非懵懵懂懂。少年的意氣揚揚，強作解事；老年的倚老賣老，一味藏奸。聘才極意要好，一概應酬，就華府內一隻犬，也不敢得罪，意思問要巴結些好處來，誰知賠累已多。府中那些朋友、門客及家人們算起來，就有幾百人，那一天沒有些事。應酬慣了，是不能揀佛燒香的，遇些喜慶事，就要派分子。間或三朋四友，聚在一處，便生出事來，或是撒蘭吃飯，或是聚賭放頭。還有那些三小子們，以及車夫、馬夫、廚子等類，時常來打個抽豐，一不應酬，就有人說起閒話來。雖止一月之間，府裡這些閒雜人，倒也混熟了，也有與聘才合式的，也有不對的。合式的是顧月卿、張笑梅諸人；不對的是閻簡安、王卿雲諸人。聘才也只好各人安分，合式的便往來密些，不對的便疏遠些。惟鬱鬱不樂者，尚未見過華公子一面。而且一無所事，不過天天與眾人廝混，正是「兩餐老米飯，一枕黑甜鄉」而已。

這一日出門閒走，出得城來，正覺得車如流水馬如龍，比城裡熱鬧了好些。順著路，走到鳴珂坊梅宅來，進去見子玉，臥病未愈，精神懶散。子玉問起聘才光景，聘才只得說好，隨口撒了幾句謊。又去見了顏夫人，道了謝，即出來找李元茂，只見鎖了房門，遂復辭了子玉出門，冷冷清清，到何處去呢？

信步走到伏虎橋邊，想起張仲兩住在吳宅，即向門房中一問，卻好在家，即請進去坐了。仲兩問了些寒溫，吃了一杯茶，略坐了一坐。仲兩道：「老弟如今進城，是難得出城的，何不找個地方坐坐，聽齣戲解個悶兒。」聘才道：「很好。這兩天實也勞乏了，要去就去。」於是二人同了出來，到了戲園揀個地方坐下。看了兩三齣戲，也有些相陪著說話。遠遠望見李元茂同著孫嗣徽，在對面樓下。聘才過去，講了幾句話，又過來。

仲兩道：「這兩個郎舅至親，天生一對廢物，照應他做什麼？」是日，這幾齣戲，覺得陳腐欠新，仲兩坐不住，說道：「去罷！」算給了坐兒錢，與出聘才同上了酒樓，小酌敘談。仲兩見聘才似乎興致不佳，不像從前光景，因問道：「聽見老弟進了華公府，那裡局面寬大，且華公子是愛交接的，近來光景自然大有起色了。」聘才道：「仁兄不問，弟亦不便說起。始而富三爺講起華公子有孟嘗之名，門下食客數百人。弟進去了，門客卻不少，都是些勢利透頂人，不是擠那個，就是殺這個。

弟進去一月有餘，華公子只是冷冷的，若長如此光景，弟倒錯了主意了。」仲兩道：「你見過華公子幾次？」聘才道：「見倒見過幾次，不過隨便寒暄幾句，就走開了。他的舊人本多，新進去的自然擠不上去。」仲兩默然良久，歎口氣道：「如今世界，自己要講骨氣，只好閉門家裡坐。你要富貴場中走動，重新要操演言談手腳，亦是容易的。上等人有兩個，我們是學不來，一個是前賢陳眉公，一個就是做那《□種曲》的李笠翁。這兩個人學問是數一數二的，命運不佳，不能做個顯宦與國家辦些大事，故做起高人隱士來，遂把平生之學問，奔走勢利之門。又靠著幾筆書畫，幾首詩文，哄得王侯動色，朝市奔趨，那些大老官還要奉承他。若得罪了，到處就可以殺他，自然有拿得穩的本領，你道可怕不可怕？這上等的如今是沒有了。

且說第二等人，也就一時選不出來，有□樣要訣。」聘才道：「那□樣呢？」仲兩道：「一團和氣，二等才情，三斤酒量，四季衣服，五聲音律，六品官銜，七言詩句，八面張羅，九流通透，□分應酬。」聘才搖搖頭道：「要這許多？」仲兩道：「底下每句還要加個不字呢！一團和氣要不變，二等才情要不露，三斤酒量要不醉，四季衣服要不當，五聲音律要不錯，六品官銜要不做，七言詩句要不荒，八面張羅要不斷，九流通透要不短，□分應酬要不俗。」聘才道：「這等說，做人就難了。兄弟是一字都沒有的，如何學的全？」仲兩道：「那倒也不在乎此，只要有幾件也就可以應酬了。且各人有各人的時運，不過自己總要有點本事，才教人看得起。」聘才道：「還有那三等呢？」仲兩道：「那三等的也有七字訣：第一是童。」聘才道：「怎麼講？」仲兩笑道：「要考過童生的，自然就念過書，略會斯文些，比那市井的人就強多了。第二是半通，會足恭，巴結內東，奴才拜弟兄，拉門面靠祖宗，鑽頭見縫打抽風。這就是三等人了。」聘才道：「不要小看這三等人，只怕如今都是些三等呢。」仲兩道：「可不是！依我看來，倒也不是印板的，就有全了□樣本領，也有弄不出好處來；連那七個字沒有的，也會尋出機會來。總之，各人的緣法。從來說『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退雷轟福祿碑。』我知道這華公子是極好相與的，現有多少人從他府裡走動，弄出多少好處來。我教你個法兒，要他與你相好很不難。這人我也認得，從前他也托過我事情。

我知道他府裡有個林珊枝，是他的親隨。」說到此便豎起大拇指來道：「是個這一分兒的，言聽計從，寸步不離，你先要打通這個關節，這關通了就容易了。還有那個八齡班，也是不離左右的，小孩子們有甚識見，給點小便宜就得了。慢慢兒一言半語吹進他耳朵裡去，今日聽見說魏師爺好，明日又聽見說魏師爺好，就打動他的心了。這教做放線雀兒，幾□丈線放了去終究收得回來，只不要可惜小本錢。」聘才點點頭道：「承教，隨教！」仲兩又道：「譬如你同華公子交接過了，你看他是什麼脾氣，喜的是什麼樣，惡的是什麼樣，自然是順他意見。

順到九分，總要留一分在後，不好輕易拿出來。譬如馭那劣馬，若要駕馭他，拗他的性子是斷斷不能的，你跟著他跑，跑得足了，他也乏起來，便一勒就轉；譬如一件事，他能想到九分，你要想到□分，這一分便是勒轉劣馬的本事，這就叫收劣馬。

還有那種人各樣不好的，他也不與人往來，坐在房裡妻妾自奉，一人安享，也要打探他心上一樣兩樣喜歡的，就把這樣去迎合他，獻點小忠小信，沒有一件事求他，他自然就放心了，說某人到有點真心，不是賺他。他上了賺，就憑我怎麼樣了，這叫做釣金蟬。至於為人雖要和氣，也不可一味的膿包，於那些沒相干，不中用的人如閻簡安、王卿雲等輩，倒不要去睬他，渾去應酬他也無用。大門子裡，有那一種在裡頭一句話都不能講的，他卻會攪人。你自己要看得清：可應酬則應酬，不必應酬就不應酬；你應酬那不中用的人，被那要緊人就看輕了。」聘才聽了大笑道：「吾兄真是當今第一個大才，陳平之智，諸葛之謀，也不過如此，能把天下人的性情脾氣，如寫在手掌中，弟當以門生貼來拜老師，庶可傳授心法。」仲兩笑道：「我都與你說了，還拜什麼老師？依著做去包管不錯，將來有了好處，不要忘了老師，就算你門生的良心了。」說罷彼此又笑，不覺就過了半天。仲兩算清了賬同了出來，說道：「老弟，你進城罷。我還有事，不得奉陪。」說罷，拱拱手去了。其時天氣尚早，一路行來，遠遠望見嗣徽、元茂兩人在前轉彎去了。聘才想道：「他們到何處去？」便悄悄的跟了來。到一條小衢，只見閒人塞滿，都在人家門口瞧。聘才曾聽得人

說，有個東園是婁子聚會之處，便也隨著眾人，站住望將進去。見那一家是茅茨土牆，裡頭有兩間草屋。又見嗣徽、元茂就在他前頭站立。望著兩個婦人，坐在長凳上，約有二□來歲年紀，都腦滿腸肥，油頭粉面，身上倒穿得華麗。只見一個婦人對著嗣徽道：「進來坐坐。」嘻嘻的笑，引得嗣徽、元茂心癢難搔，欲進不進的光景，呆呆的看著出神。又見一個四□多歲的尷尬男人，在地下蹲著，穿件小襖兒，拴繫了腰，掛一個大瓶抽子，足可裝得兩吊錢。又見簾子裡，一個婦人走出來，約二□餘歲年紀，卻生的好看：瓜子臉兒，帶著幾點俏麻點兒，梳個丁字頭，兩鬢惺忪，插了一枝花。身上穿得素淨，腳下拖了一雙尖頭四喜堆絨蝠的高底鞋，也到凳上坐下，與那兩個講話。聽他口音不像北邊，倒像南方人。一身兒堆著俊俏，覺得比眾不同。聽得那一個醜的唱起來，唱道：俊郎君，天天門口眼睜睜，瞧得奴動情，盼得你眼昏。等一等，巫山雲雨霎時成，只要京錢二百文。聘才聽了好笑，又想道：雖然淫詞浪語，倒也說得情真。又聽得這個醜的，真對著嗣徽、元茂唱將起來，聘才再聽道：一個兒臉麻，一個兒眼花，瞎眼雞同著癩蝦蟆。

你愛的是咱，咱愛的是他。莫奢遮，溫柔鄉里，不像老行家。

眾人聽不出什麼來，聘才卻明白是罵他們二人的，幾乎放聲笑起來，只得忍住。再看那個生得好的，卻像是新出來的。原來京裡妓女，要進大局兒的，倒先要在東園、西廠落幾天，見見市面，自然就不知羞恥，老練起來。如行院中不好的打下來，又到此兩處。這個就是高品所說，從廣西新來的白菊花了。聘才看他舉止，尚有幾分羞澀。旁邊一個小兒，捧上一面琵琶，那人接了，彈了一套《昭君怨》，便惹得門口看的人益發多了。

元茂係近視眼，索性擠進去門裡呆看。聘才見那婦人，一面彈，一面唱道：楊柳枝、楊柳枝，昔年宮裡鬥腰肢。如今棄向道旁種，翠結雙眉怨路歧。畫船何處繫，駿馬向風嘶。盼不到東君二月陌頭來，只做了秋林憔悴西風裡。又見他把弦緊了一緊，和了一和，便高了一調了，再唱道：想當年是鴛鴦，到今是參與商，果然是露水夫妻不久長。千山萬水來此鄉，離鸞別鳳空相望。歎紅顏薄命少收場，便再抱琵琶也哭斷腸。想情郎，昂昂七尺天神樣。千夫長，百夫防，洞庭南北多名望，恩爹愛娘，溫柔一响瀟江上。到如今撇下奴瘦婢伶仃孤苦，真做了一枝殘菊傲秋霜。石公壩，追得好心傷；畫眉塘，險把殘軀喪。全湘沅湘，三江九江，只指望趕得上桃根桃葉迎雙槳，誰知道楚尾吳頭天樣長，又過那金陵王氣未全降，瓜州燈火揚州望，渡河黃，怕見那三閘河流日夜狂，淮、徐、濟、兗無心賞。幸一路平安到帝邦。只不曉那薄倖兒郎在何處藏。我是那剪頭髮尋夫的趙五娘，你休猜做北路邯鄲大道姐。一面彈，一面唱，其聲淒慘，唱得聘才流下淚來，想道：「這人倒是個鍾情人，歷訴生平受盡難苦，不知那個負心人何處去了。」只聽得孫嗣徽道：「阿哟不好了，我身上的東西竟是空空如也，可惡！可惡！」蹬著腳，歎一口氣道：「咳！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，他竟卷而懷之。我以後便如喪不佩起來，看他便能奈何我！」元茂道：「京中這剪髮的實在可恨。我去年拿了家父□兩銀子與魏老聘去看戲，到戲園子門口，絆了一交，即有人攙我起來，還替我拍拍灰。我還當他是個好人，及到後來，銀子也沒有了。後來家君查出來，足足罵了一天。你看這些狗東西害人不害人？」那時聽者無不暗笑。孫嗣徽道：「彼美人兮，君子好逑，你何不疾趨而進之？」元茂笑道：「我不，□目所視的，怎樣進得去？」聘才聽了，失聲一笑。元茂聽得聲音很熟，便瞅著眼睛，四下張望，望見是聘才，便漲紅了臉，與嗣徽擠將出來，與聘才見了。嗣徽道：「魏大哥，我知道你如今是狡兔三窟，竟是鞠躬而入公門了，也不來顧盼顧盼舊日朋友，今日既一見之，我心則喜呢。」聘才道：「勞人草草，本要奉候的。因天晚了，要進城了。」元茂道：「你如今在那華府裡可好？今日還進城麼？」聘才道：「就進城了。」元茂道：「我們也要回去了，同走罷。」於是在路談談講講。聘才道：「你方才聽他們唱的，可聽得出來？」元茂道：「我一字不懂，我倒愛那胖婆娘，對著我盡笑盡勾，我又不進去坐坐。」

嗣徽道：「美哉，美哉！價廉而工省。明日我與汝姑一試之，若遲遲吾行，恐為捷足先得，則雖悔莫追矣。只要其樂陶陶，又何論□目所視。」聘才聽他仍是咬文嚼字，滿口胡柴，忍住笑，只好由他罷了。到了路口，各人分路。聘才聽得後面車聲磷磷，直走過去，聘才連忙讓開，只見坐在車裡的就是方才彈唱的那個媳婦，車沿上坐著一個老婆子，跑得風快的過去了。

且按下聘才那邊。

要說這白菊花，是廣西梧州府人，生得□分俊俏，嫁了一個姓宋的，是個不長進的人。這菊花善與人交，相識了一個營員姓張的，是湖廣人。兩人在廣西□分相好，誓同偕老，已有數年。去年這個張營員，奉差進京，這白菊花倒是個有情有義的人，於張營員走後，即帶了些盤費，一個小丫頭，趕將上來。

不知怎樣錯了路，一直出了廣西省，到了湖南，尚趕不著，又不知相去多遠，且盤費已盡，舉目無親，進退維谷，在湖南住下。忽得了個謊信，說這張營員在京營作了千總，不得出京。

他就賣了些衣裳作路費，搭了個便船進京。及到京時，那姓張的早已差竣回去，以致菊花流落在此，只得倚門賣笑。

今日來接他的是個開門戶的陶家。這陶媽媽家裡有三個姑娘，內中一個好的名叫玉天仙，是揚州人，生得風騷俏俏。這兩天接著一個大嫖客，就是廣東那個奚□一。陶媽媽打聽他的家世，知他是海南大家，家有千萬之富，兄弟□人，都作道府大員。老太爺是現任提臺，家裡開著洋行。又訪他是個大冤桶，便想發他一票大財。無奈那幾個姑娘不大懂他的話，兼之奚□一大員。老太爺是現任提臺，家裡開著洋行。又訪他是個大冤桶，便想發他一票大財。無奈那幾個姑娘不大懂他的話，兼之奚□一是一個鴉片大癮，一天要吃一二兩；這三個姑娘雖會吃幾口白土煙，吃了那黑土煙幾分就醉倒了，且彼此語言，都不甚投機。

因此，奚□一不大喜歡。陶媽媽知道菊花是廣西人，又生得好看，必定勾得住他，所以把他接了過來，認為義女。登時換了嶄新的衣服，與諸姊妹相見，菊花與玉天仙尤為相愛。菊花受盡了狼狽，到此已如出了地獄，心裡還有甚不足，一心就候那奚□一來。

且說這奚□一自到京來，不上半年，銀子已花去數萬，盡填在冀窩裡。有人勸他何不娶個妾。他是遊蕩慣的，見了那良家之女子，甚為厭惡，惟在娼妓隊裡物色，又沒有合意的。一日陶媽媽轉來請他，說他家新到了一個廣西人。奚□一聽見是廣西的便滿心歡喜，叫個小跟班帶了煙具，也不坐車，昂然的步行而去。到了陶家，陶媽媽先出來見了，便極意的脅肩諂笑了一回，然後說道：「你們快請四姑娘出來。」不多一刻，見白菊花裊裊婷婷的，一身香豔，滿面春情，上前見了，說了些話，彼此語音相對。奚□一看他相貌，正是嬌如花，柔如水，甜如蜜，黏如錫，□分大喜，略問了幾句話，便同進了房。便叫小跟班擺好了煙具，開了燈，一面吹，一面談。這奚□一要吃大口煙的，菊花替他燒煙，先從半分一口起，加到三分一口，方才合意。菊花燒煙的本事甚好，燒得不生不熟，奚□一又喜吃麵條煙，將這煙挑了一簽子，在火上四面的一燒，那條煙就掛得有五寸長，放在斗門口，奚□一吵、吵、吵的一口吸盡，還閉了嘴不放一點煙散出來，這是奚□一的生平絕技。菊花也吃了幾口，便睡到奚□一懷裡來，與他上煙。奚□一連吃了七八錢，也夠了，便勃然動起興來，兩人收過了燈，關了門，就作出一回秘戲，描不出蝶戀花，顛倒鴛鴦，諸般妙處。一個猛於下山虎，一個熟似落蒂瓜，直鬧到兩個時辰，方各滿心足意，收拾乾淨了，重複開燈吃煙，便連著喝酒吃飯。

奚□一在那裡一連宿了七八天，每一天也花幾□吊錢，老鴇便欲砍起斧子來：本人身上作衣服，打首飾製鋪墊，是不必說了，還有那些姑娘們，要這樣，要那樣，連老鴇婆、幫閒、撈毛的，沒有一個不打把式。好在奚□一爽快性成，從無吝嗇。

菊花見奚□一這個雄糾糾的相貌，比從前的相好更勝一倍。又知道是個大老爺，在京候選的，便起了從良之念。奚□一本為物色小星而來，見菊花這般美貌，又是個極在行的，便也要買他為妾。倒是那個老鴇不甚願意，菊花方來幾天，且並非他的人，又無身價可勒，只想留他在家多弄些錢，若從良去了，不是白幹了這件買賣麼？便從中調唆，在菊花面前說奚□一是一個沒良心的人，他家裡有幾□房小星。聽他二爺們說，娶到了家就丟在腦後，又去貪戀別處，是個戀新棄舊的人。這樣人斷不可嫁他，你別錯了主意。在奚□一面前，只說這菊花有本夫在此，不肯賣他的。又說菊花性子不好，吃慣了這碗飯，不能務正的，老爺要娶姨奶奶，我包管與你揀一個□全的人，不必要他。無奈他們兩人結得火熱的交情，雖有老鴇打破，彼此全然不信。菊花將他的始末根由細細告

知奚□一，說這老鴛是接他過來，單為著應酬你的。我如今要從良，與他們毫不相干，只要賞他幾兩銀子就是了。奚□一定了主意，即叫了官媒婆作媒，賞了陶老鴛五□金，將菊花領回，買了丫頭，僱了老媽子，菊花便嫁了奚□一，作了姨奶奶，從此倒入了正路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